

想起九月中到多倫多見了何 Sir 兩次,電郵往返由八月初至十月六日止,其間的會面與電郵通訊,使我對他為人處事有更深入的了解,且讓我把這最後的交流追記下來,作為對他的懷念,也作為對他的敬禮。

1 何 Sir 最後傳來的電郵

我九月二十二日離開多市返溫市前,發了封短訊給何師,向他辭行和問好。

以下是他的回覆,也是他給我的最後一封電郵。

Sat, Sep 22, 10:35 PM (Vancouver time)

Dear FY,

Reading your message 6 hours later. Hope you both are at home and sweet home. 共享人月平安中秋夜。

Very nice having tea at your hotel.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strong helping hand. Result of gardening? Two poets from two cities at Terry Fox Run Day! Please check our Pictures Page. It is recorded.

Thanks and regards to May.

Anthony

2 注釋

我和太太九月十三日(星期四)到達多城,晚上便收到他的電郵,說翌日下午三時會到我們住的酒店喝下午茶。原來他星期五上午接受輸血,下午精神較佳,便由陳女士駕車來到酒店。他胃口不錯,喝了一杯咖啡和吃了一件芝士蛋糕。其間他想自座位中自行起立而乏力,我右手攙扶,觸動了他的痛處,我改用左手插進他右腋窩,一扶即起。他笑問我是否多做園藝而致力大如此。我寫的五七

言句,常以大自然花草為題,他留意到了。一句鐘左右,我們五人完結了輕鬆懷舊的茶話,他也疲倦了。

他在電郵中把我和安省九華舊生會詩人陳瑞文同學相提並論,我愧不敢當。但我在二〇〇九年第一次投稿網站時,寫的是長篇三及第五言句,題目還是他改定為“金禧重遊華仁歌”,此後,他認定我是“詩人”。九月十六日 Terry Fox Run 我和陳瑞文都有出席: 陳同學參加大隊跑步,我則和朱承寧陪同何師,一左一右,往返步行了一個街口。之後不久,我約了朋友來接我,要走了,向他告別,說希望有機會再來多城探他,他用堅定的語氣,大聲地說:「一定。」

何師在安省九龍華仁舊生會網站以文會友,盡心盡力編輯文章,把九華的人和事紀錄下來,可說是九華的另一部歷史,故此他說“**It is recorded.**”至於提到中秋節,因為九月二十四日是農曆中秋,網站慣例是中、加傳統節日都陳列出來,提醒人佳節來臨,也同時致以問候。

3 最後一批的文字上載

八月我告知何師會來多市探望他。那時他的病情不輕,但表示歡迎我們。而且,還繼續不停編輯網站。九月一日刊登了我代舊生後人傳給網站的一九二七年華仁第五級乙班學生和校舍的老照片,“Two Historical Photos”。九月十四日我和王顯誠和他喝下午茶後,十六日即刊登了顯誠寫的“Yu Fong-ying & May in town”,兼有與周柱中午小吃和與何師、陳女士、我太太進下午茶的照片。然後,九月廿日’61屆同學八人聚會,消息在廿二日上載:“Yu Fong-ying (61) from Vancouver in town”。最後,我回溫城後,寫了一篇較詳細的小團聚文章“Mini Reunion in Cabbage town”(題目仿照 Fred Yip, “Mini Reunion in The Big Apple”)。文章九月三十日寫就,傳給何師,十月六日就上載了,那是何師替我發表文章最後的一次。

人貴相知,從今以後,不能再與一個亦師亦友的知音交流,我能不悲哀無奈嗎?

一位善解人意的朋友,如此形容他:“他在病中,仍接待遠方訪客如常;身體狀況不佳,但頭腦仍清醒敏銳,記性極好,待人體貼,禮貌周周,辦事有效率;兼且,答應了參與的慈善工作,不辭辛苦,勉力也會完成,鬥志驚人。他的從容、坦然態度,顯示他的氣度和修養。患了重病的人難得如此!”

証之何師和我最後的交往,貼切之至。

4 追憶九月見何師七言句

獨坐食堂聲喧嘩

黯黯惆悵念何師

三七已過思仍切

九月相逢景猶新

一扶霍然即起立

持杯溫談舊校情

幸陪並走霍氏路

笑比詩人我自慚

殷囑多查電光網

致意中秋人月圓

從今渺渺雲天隔

擱筆思君對燈愁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在鐵道鎮公眾食堂